

亲爱的特蕾西：

说真的，我并不知道为什么要回复你的征友启事。与其说是因为我想跟你交笔友，不如说是因为这儿的星期天太无聊,没劲,家里一个人影儿也没有。我期待一些新鲜事儿。

说些什么好呢？我知道我不想跟你说我的星座、我要好的朋友圈子、我喜爱吃的东西、我的兄弟姐妹之类的废话。如果你想知道的就是这些，那么就不必给我回信了，行吗？那不是我。

好吧,那我就想到什么说什么吧,比如……嗯……

一、我最近一次失声大哭,是上个星期一凌晨两点半看第七频道放映的黑白老影片《我的山谷绿葱葱》时。我真是个傻瓜。

二、我在银行里有 78 块 3 毛钱,手头上有 12 块 6 毛，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我姐姐欠我 5 块，我学校里一个叫吕贝卡·斯雷特的朋友欠我 6 块钱，此时我总共有 101 块 6 毛钱。

三、我想神不知鬼不觉地弄一匹矮脚马，或一只蟾蜍什么的，它们是那么的可爱，可是我又没有胆量去做。

四、我有一条狗，至少可以说是有一条跟我们生活在一起的狗。

我认为，人不应该拥有动物。我的狗没有名字，这令大家都很生气。并不是我反对给它起名，尽管我并不怎么喜欢，根本的问题就是我想不出给它起什么名字好。因此，大家都不断地争着给它起名，像托比（我姐姐起的名），奥尼恩（我朋友切丽尔起的名），米克（我父亲起的名），伊迪奥特（我哥哥起的名）。

它大约只有一岁，被丢弃在 RSPCA 避难所附近，我们就是在那儿收留它的。它几乎全身雪白，只是在头部有一点黑毛。我认为，它是波尔德大牧羊犬与 20 种其他物种杂交的产物。

我打算叫它吉利甘，因为它是我的小伙伴，但是那名字听起来又不怎么来劲。

有没有狗或什么其他动物和你一起生活？

好了，我已跟你谈了我的四种实情，真真切切的事。我还有很多要说的，可这封信已经很长了。我付出了这么多辛勤劳动，期盼你能回信 再见！

曼蒂

2 月 11 日

又及：你怎么会有邮政信箱？我认为那是大公司才会用的。

亲爱的曼蒂：

谢谢你的来信。你写得真好，比我强多了。我登那则启事只是为了好玩儿,一个大胆的玩笑,只有你的回复是值得一读的。有三封信分别来自三个自甘堕落的小青年，调侃味十足但却很恶心。还有一两封小孩的来信。收到这些来信,令人喜悦而激动不已。



你问我是不是有宠物,对不起,你是问我有没有一起生活的宠物吧？我有一匹马，两条狗和一只猫。我的马叫基仪,狗叫狄龙和马特,猫叫凯蒂。你瞧,它们都有名字。你为什么不喜欢给动物起名呢？

你还问我为什么用邮政信箱作地址。那是我爸爸公司的,他拥有一个运输公司,有很多拖车,主要从事州际运输业务。

说到我,我上 10 年级，可是我讨厌上学。学校里惟一的好科目就是艺术。我很喜欢运动，篮球和跳高均很出色。(我想,你已猜到我个儿很高了吧。)

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可跟你说的，可是我希望与你保持联系。陌生人之间用书信铺垫的心灵轨道能传递快乐。普利斯科特离阿卡什公园很远吧。我还从未到过阿卡什公园，也从未沿着那条线路去过远一点儿的地方。有没有人看你的信？我可以随意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吗？

请给我回信。

特蕾西

2 月 18 日



亲爱的特蕾西：

你问我有没有人看我的信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你是在开玩笑吧。假若真的有人想看，我倒想把它们贴在卷闸门上。

我猜想,我的哥哥也许会看,假若他读得懂的话,或者是心血来潮时。可是没关系,他几乎看不懂,因此根本

没问题。

收到你的信，我很激动。我一个月大约收到一封信。我的祖母偶尔给我写信，再有就是我在一个作家班里结识的一个叫杰辛塔的女孩，一个在寄宿学校的男孩，一个朋友的朋友，他们也偶尔给我写信。因而，信在我的生命里就像阿拉斯加的向阳花一样。

我确实为大赦行动写过很多信，但却没有几个人给我回信。真荒唐。

G.D.Y. 是不是惟一的一家你在上面登了启事的杂志？你是不是每月都看 G.D.Y. 这份杂志？那是不是你登启事的惟一的一次？我倒是想看看那些下流的老男人、下流的年轻人或不管是什么人给你写的信。给我转寄一些来，好吗 想到我给你写信的事，我还觉得有点荒唐，可是，我想写。G.D.Y. 杂志我几乎每月都看，可是我却是个不舍得花钱买它的吝啬鬼。我有个朋友叫切丽尔·常，她买，我看她的。

也许，我还是该跟你谈谈我自己，尽管都是些平淡的事。我 15 岁，10 月 19 日就满 16 了，在阿卡什公园高中上 10 年级。我有个姐姐叫凯特琳娜，她上大一，学人文学科，她是个了不起的家伙，与其说她是我姐姐还不如说她更像是我的朋友……你知道那些没完没了的戴高帽的话。

我还有个哥哥叫史蒂夫，17 岁。

凯特琳娜已不再在家里住了。她去年初被大学录取时就搬出去了。可是后来她却又推延了入学，在一家匈牙利餐馆当女招待干了约半年之后又到国外干了几个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月,然后又回国在酒吧里于活。现在,她每周在莘登一家叫条星的酒吧里干 3 个晚上。如果你遇到想歇斯底里地发泄一下的时候,就去那好啦,一、三、五的晚上,找凯特琳娜,告诉她你是我的一个熟人,你肯定可以得到一份免费啤酒,不用出示身份证 有个姐姐干那种工作,绝对是个大便利,尽管我父母不那么认为,他们不喜欢姐姐在那种地方做事。



找凯特琳娜，告诉她，你是我的一个熟人，你肯定会得到一份免费啤酒。

天哪，这又是一封长信了。我把做家庭作业的时间都用于写信了。还是就此搁笔开始做科学作业吧。天哪，刚想起来，明天还有法语测验呢！我得赶快走了！

再见。

曼蒂

2月 26 日



亲爱的曼蒂：

谢谢你的来信。希望你通过了法语测验。还谢谢你告诉我条星酒吧的事。不知道我会不会去那种地方。我父母管教很严,至今还不准我们单独行动。

我也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哥哥。姐姐叫思盖，哥哥叫迪安。姐姐 22 岁,是个理发师,哥哥 20 岁,正在学医。我也想当医生,准确地说是想当儿科医生,但我不知道自己的成绩是否达到学医的分数线。

我最喜欢的活动就是滑水和骑马,还有买东西,再就是去歇斯底里地发泄一下。我喜欢去参加 party、酒吧、迪斯科,什么都喜欢。你不要笑话,我倒是也喜欢诗歌。读诗,有时也作诗。我对诗歌不太在行,但我喜欢诗歌。

你说对了,我的确经常看 G.D.Y. 杂志,可是在上面登启事却是只有一次。我知道这类杂志相当低档，但里

面也有些好东西。我喜欢来信选登和医学栏目，还有就是启事栏目和其中的某些文章。

你喜欢《灰烬》这个栏目吗？我喜欢。上个月的 *G. D. Y.* 《灰烬》栏目中有一篇文章。你知道一个叫罗伊·卢嘎诺的鼓手吗？据说他曾是个街头浪儿，15 岁那年因砸汽车被送进鲁克斯顿。他写得很好，对吧？你想不到吧，想不到一个在鲁克斯顿蹲了两年的人能成为一颗明星吧。

听你的口吻你并不喜欢你哥哥。他怎么啦？我哥哥倒挺好的。我可以跟他无话不说，尤其是遇到麻烦的时候他对我特好。这儿的很多女孩子跟哥哥相处得也不好，可是我想我很幸运。

好了，我没有什么趣事可写了，就写到这儿吧。请回信。

再见。

特蕾西

2 月 28 日



亲爱的特蕾西：

直到今天才收到你的信，尽管你落的日期是 2 月 28 日。你是怎么搞的，用橡皮舟寄的？得了，我立即就回

信，让你知道我还活着。

眼下，一切都无精打采。今年，我的英语老师、历史老师都很乏味。数学和法语课有成堆的作业，科学课也有一些。我一直试图在想法子怎么挣钱。你有什么好法子？我在公共假日里挣了不少钱，星期五晚上、星期六早上在安全道口工作，加上经常当临时保姆，可是天哪，我花钱就跟挣钱一样快。切丽尔、吕贝卡和我本周六要一起去听《无光荣的权势》演唱会 昨天我买了她们的新 CD 碟《自省》,大约共 50 美元,正好跟《无光荣的权势》演唱会消费一样。希望她们能领情感恩。

我的生活中还有哪些富有刺激性的东西？顺便告诉你,我的法语测验得了 56 分,就跟不及格一样,其他的人几乎都是 70 分或 70 以上。

下面是切丽尔的信：

特蕾西,你好！

曼蒂告诉我她是如何与你开始通信的，你又是如何保持着回信的！我想很好！我喜欢收到信！你上的是普利斯科特高中吗？我从未到过那儿。你的爱情生活怎么样？让曼蒂跟你谈谈保罗！他喜欢她，可是她还犹豫不决。告诉她与他试试，好吗？就写到这儿，再见！

切丽尔·常

不要管上面的话，切丽尔大概要绝经了什么的。保罗叫保罗·巴扎尼，人挺好，但我不知道他是否喜欢我。切丽尔在紧追保罗的哥哥米基，他在 12 年级,这才是她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要我接近保罗的真正原因。

你说起我的哥哥，是的，他是一个令人厌恶的人，我的意思是，令人毛骨惊然。眼下我姐姐凯特琳娜不在家里住，我爸妈白天黑夜、黑夜白天地工作，情况很糟。我只得勉强跟哥哥在家里呆着。

好了，就写到这吧。我们现在图书馆上课，又是一堂无聊的课。朴赖铎克司先生是我们的地理老师，每次上课他不是放录像就是让我们到图书馆。昨天，我们上了 3 次录像课，英语、地理和美术。真还不如呆在家里看电视好。

得走了，大家都在收拾东西了。再见！

曼蒂

3月 10 日



亲爱的曼蒂：

真对不起，我的信走了这么长时间才到你手里。也许我老是忘记投寄。我出去骑马了。它真棒，有一对充满信任的眼睛。每次看到我，它总是自觉地朝栅栏走来，站在那儿,当我抚摩拍打它时,它总是咬咬我的衬衫。它近来长膘不少,因而我要带它去好好地遛遛。

周末，我父母老是赶我去参加运动会。他们喜欢那

样做，并说为我而骄傲自豪，因为我已赢得了一些彩带和奖牌。这很苦，但值得。

我期盼着能参加奥运会上的骑马或类似的运动项目。

与保罗的进展如何？听起来他挺好的，我认为你应该主动一点！我跟我的男朋友相处了 3 个月了，他的名字叫卡西·温特，长得非常帅，心地善良，很可爱，但我不知道我们能维持多久。3 个月很长了！我不想太认真，可他却想。

关于挣钱一事，我不知道我能有什么好建议。我父母成堆成堆地给我零花钱，他们还为我花钱买衣服和别的什么东西，我父亲说他要我穿得漂亮些。我并不需要太多的钱。

我仍旧对你的哥哥感到好奇。他怎么就会是令人毛骨悚然的人？他都做了些什么欺负你的事？



你的法语测验运气不好，尽管我认为 56 分已相当不错,比我好多了,我还从未有此好运呢。

好了，妈妈在大声叫唤吃晚饭，我得去吃饭了。今晚真好，妈妈做了夏威夷鸡，我最喜欢吃的。她不喜欢我们迟迟不上饭桌。

再见。

特蕾西

3 月 13 日

又及：代我向切丽尔问好，感谢她的短信。



亲爱的特蕾西：

好家伙,你的生活听起来好极了。温馨的家庭,酷呆了的男友，成堆的零花钱。我真嫉妒死了！你想和我做交换吗？

你上什么类别的学校？在一封信里，你似乎说过像是寄宿学校。可是我想不对，你应该是提过此事。复活节你打算做什么？偷偷溜到纽约去几天？！如果你能这样做,那可是真好玩,我们还可以见面呢!但我不敢说我们最终是否可以见面。

我是在夜间 11 点给你写这封信的，现在将近午夜了,在电视机前,一边像小猪一样贪婪地吃着饼干、炸薯

片和葡萄“歇斯底里”的发泄就要来了。

说起歇斯底里地发泄，我今晚正想来一下，多亏了可爱的保罗·巴扎尼，我没能心想事成。事实上，今晚真糟糕透了。你瞧，我打算跟保罗一起去那个聚会，在马科·塔尼迈德斯家。那倒没什么，我们顺利到了那（保罗要了一辆出租车），可是你若要问我的话，那真是有点蓄意安排的。那儿只有 8 个人，可我一个都不认识。我是说，他们都是学校里的，但却不是我平常要好的。有些人姓什么叫什么我都不知道。我们到达时，他们脸色都变了，周围乱扔着亮晶晶的避孕套，人都躲到后院的灌木丛里去了。我对保罗的了解还未达到那种程度，就像是我第一次跟他外出似的。那的确是蓄意安排的。



好了，用不着说那些骇人听闻的细节，事情以保罗说我是冷血动物、缺乏性感的女人等而告终，我独自一人步行了约十公里路回家。不瞒你说，我吓坏了。星期六晚上的阿卡什公园相当不安全。实际上，我认为保罗还是可以的。等星期一我见到马科再说，我非把他杀了不可。明天我就给他打电话。

不知道你现在在做什么，也许在看芭蕾或歌剧什么的？对不起，我向你倾诉了这么多。我现在的心情就这样。要怨就怨保罗吧，都是保罗的错。好了，我不能再写下去了。我想去睡觉了，以后接着写吧。

下星期六就是《无光荣的权势》的演唱会了。希望那能改善这个周末的心情，我盼望着这样的事。给我回封有滋味的信,充实我的一周,好吗？

做几个甜美的梦。

曼蒂

3月17日



亲爱的曼蒂：

我不知道我说了什么听起来似寄宿学校之类的话。我一定是在做梦。你也做过这样的事吗？处于半醒半睡的朦胧状态下,或心里想着其他的事时写东西,写的东西

与事实根本是两码事。我总是这样。也许是你错误理解了我的意思。麻烦的是，我记不得我说了些什么。

不管怎么样，我是上普利斯科特高中，尽管学校里没有多少人知道我，因为我很文静。

周末你一定是一个大赢家。近来情况如何？听起来保罗像是个爱玩弄花招的人。他长相如何？你最好还是提防他一点！

卡西和我也去了路易墩·赫兹的一个聚会。他的一个朋友家在那儿的海边有一座别墅，父母让他周末到那儿去住。那是一个很不错的聚会！很长的聚会！可是我信得过卡西。

不过我还是有点作践自己。我们喝了不少听装的杜松子酒和含兴奋剂的饮料，我想我喝的比我想象的要多。到最后，我一发不可收拾，醉了，整个星期天都感到无地自容。可是值得。

我的生活并不像你想象的那么完美。

你的狗怎么样了？你给他起名了吗？你可以叫它罗伊,就取《灰烬》里的罗伊·卢卡诺的罗伊之名吧。或者叫它一些好笑、愚笨的名字，如流浪者、污点或小姑娘什么的。我曾经喜欢脏狗哈里这样的名字。你看过那本书吗？不知道我为什么没给我的狗起哈里的名字。

下个星期六，当你在《无光荣的权势》演唱会上放松的时候，我有重要的篮球比赛。如果我们打赢了这场球，我们就将以小组预赛第二名进入半决赛。如果我们输了，我们最好也只不过能得第四或第五名，而且还要取决于其他队的比赛结果。因此，本周训练强度很大。篮球

是一个很好的运动项目，我喜欢。今天我们训练带球过人和抢篮板球，加上一些解析新暗号的题目。问题是，我认为我们的教练施特劳斯女士并不比我们的一些运动员懂多少，但她却要装出很在行的样子，给我们布置这些无聊的解析题目，我们中大多数人都宁愿实地训练……

我只是信口开河乱说一气。希望生活是酷呆和完美的，希望你已认清了保罗和马科。

再见。

特蕾西

3 月 20 日



亲爱的特蕾西：

天哪，这种书信开头的方式真乏味。下一次我会找些更有意思的话开头，我发誓。此刻我的生活很无聊。期待着假日的到来,都快等不及了,虽然并不是我们有什么事要做,有什么地方要去。好了,至少《无光荣的权势》演唱会还不错。实际上比不错还好，可以说水平比山还高。那是一个极好极好的演唱会。我没跟任何人去，我是说任何男人,只是跟切丽尔和吕贝卡一起去,那样对我更好。伴奏乐队是摇滚姐妹,我也喜欢她们。

那个菲尔·纳菲尔德有惊人的创举。他从舞台上跳

进观众席里，又从观众席里跳上舞台，边演唱着迷人的歌，诱导全场观众喝彩。有四次重复演唱，因此，音乐会结束得很晚。这四次重复演唱真是令人痛苦，乐队知道他们要重复演奏，因而早已排练好，准备好，观众也知道他们要重复演奏，可是还得例行公事装模作样地鼓掌，直至手掌发烧为止。真虚伪。

不管怎么说，我真自私，因为星期六你有篮球比赛的大赛事。打一得怎么样？赢了吗？希望如此。事实上，整个晚上我祈祷了几次，拧着手指为你保佑，也许是在你投出决定胜负的那个球的那一刹那。

好了，请不要误解我的意思，在这封信中，你是我们书信来往以来放得比较开一点的一次,就像‘ 真实的你 ”,或随便怎么形容吧。

但你似乎有点矜持拘谨。这是不是现实生活中真实的你呢？我不断地想到要问你一些问题，可是难以做到，因为你我相距一个星期的路程。比方说，你的朋友都是谁（除了卡西以外）？你长相如何？（给我寄一张相片来吧。）你信仰上帝吗？你吸食毒品吗？你抽烟吗？你追随衣衫槛褛派吗？你在学校才智出众吗？ 什么样的笑话才能让你发笑？你穿什么样的衣服？哎呀，我又开始没完没了了，我可以整夜不停地写下去。幸运的是，我不必自己回答这些问题。你去过什么地方，比如旅行？

对不起，假如我太过分了的话！你不必都回答我的问题。

是的，我打算跟你谈谈保罗和马科。你有足够的理由相信我，我说这些足以作为《我们生活中的日子》的脚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